

老报人张林岚先生最近交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六卷本《一张文集》，370万字。

唐宁女士要去先生家祝贺，她说当年大学毕业进入新民晚报社后，跟着林岚先生学得很多从业之道。张林岚先生20世纪40年代就在西安开始做记者，从陕西《青年日报》到西安《华北新闻》，后来加入重庆《新民报》，在新闻界服役几十年，是国内赫赫有名的编辑记者了。

张先生写过很多文化随笔，集结出版过《月下小品》、《月下三叹》、《月下霜天》、《榭花馆随笔》、传记小说散文《赵超构传》、《腊后春前》、《怀梦草》、《笑谈录》等也陆续问世，对于我等新闻界的老辈，是编辑业务上窥探门道的青灯。唐宁呼我回去，说老先生直到现在还在为新民晚报写稿，逍遥林下，退而不休，有徐志摩“人间四月天”似的风采。

那日细雨，年逾九旬的张老先生竟站在小区路边等候许久，他夫人也放弃午休，为我们切洗水果。厚重的六卷文本放在桌上，凝聚了张先生从业70年的心血与才情。许多精彩篇章，原是仅用一张稿

老报人张林岚

沈琦华



喜欢一张式的短文，说这是“一盅醇厚纯正的美酒，量虽少而味正”。

91岁的张先生仍有惊人的记忆力，说着1982年新民晚报复刊前后的事情，犹如昨天发生一般，害得我这样的半吊子新闻人还嫌自己旧得不够地道。忽然感觉那一代的记者，都生活在扎实的新闻风气里。不像现在资讯爆炸，到处是撩人的花边新闻，现买现卖的门面知识。张先生在文集里说，新闻工作者常常像苦行的僧侣，要守不少戒条。这话放到现在，自然会有人反对，这样循规蹈矩，岂不沉闷。其实，青灯古佛下的戒律还是要的，做记者身在市井，还要心系庙堂。怕最怕，老一辈把青葱山岭般的社会舆论公器交到我们手里，不仅被我们守成了如发丝般缥缈的半壁江山，还不知道传递了什么乱七八糟的信息给下一代。真是惭愧，惭愧。

张老先生竟站在小区路边等候许久，他夫人也放弃午休，为我们切洗水果。厚重的六卷文本放在桌上，凝聚了张先生从业70年的心血与才情。许多精彩篇章，原是仅用一张稿

万峻池先生主编的《海派绘画》出版了。说是主编，实际上是他“孤家寡人”独力编辑而成。之所以不假手于人，或许是因为这里的作品，都是他真金白银一张张买来的，从最早下手到现在，时间跨度长达四十多年，没有人比他更清楚这些画作的内在价值和收藏的甘苦。

从“海派美术馆”八百多幅藏品里遴选出的两百幅画作，衰成一集，每本有晚报那么大，落砖那么厚，掂上去足有一袋大米那么重。从小的方面说，固然是难以割舍的篇幅使然；从大的方面说，是博大精深海派绘画的厚重积淀，值得人们用最大的热情和最高的规格去拥抱。

关于“海派绘画”，试图为它定义的人很多，各种说法更是指不胜数，比如，它的与时俱进、它的包容外来元素、它的吸收民间养料、它的贴近现实生活、它的商品化印记、它的地域特征等等。这些都对。可是，我们不妨推敲一下，那么多年来，除“海派”之外的其他流派，难道都停滞或凝固在某一时空段中，不作任何的突破，或不显出动不安吗？

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地域特征。有一种说法是：海派画家的籍贯与出生地主要是浙江、江苏或上海（后来又因张大干等非苏浙沪籍而放宽至曾客居上海等），显然这个

说法也有捉襟见肘的麻烦。

“海派”和其对应的“京派”概念，本来专指文学创作上的流派。鲁迅说得很明白，“所谓‘京派’与‘海派’，本不指作者的本籍而言，所指的乃是一群人相聚的地域……籍贯之都鄙，固不能定本人之功罪，居处的文陋，却也影响于作家的神情”，“帝都多官，租界多商，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，在海者近商，近官者在使官得名，近商者在使商获利，而自己也赖以糊口。要而言之，不过‘京派’是官的帮闲，‘海派’则是商的帮忙而已……”这话在当时，堪称的论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当年徐悲鸿领域里的“海派”，除了具有“地域特征”，还与以北京为中心的正统宫廷画派有着鲜明的对比。这是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，不可轻轻放过。时过境迁，再用鲁迅的话来描述如今“海派”文学或绘画，颇有利用时空切换的漏洞篡改现实的嫌疑。如果我们不能提供扎实而有力的证据界定和“海派”相对应的“京派”的性征，而“海派”最多是个徒具地域特征而无艺术特征的宽泛概念。

可是，在流行的“海派画家”的名单里，曾客居上海的徐悲鸿、潘天寿（齐白石也有两次逗留）与“海派”无缘；而陈师曾的艺术活动几乎与上海无关，却被冠以“海派巨擘”，实在令人匪夷所思。倘若说陈师曾受教于吴昌硕，是为渊源，那么潘天寿也曾立雪吴门，又怎么算？与张大干、吴湖帆并称的溥心畲，虽是北人，但在1947年定居杭州（竟然不是上海），自然也没捞到“海派”的头衔，未免可惜！

事实上，即使被列入所谓“海派”的画家们，其风格和技巧差别之大，简直无法拿捏圆满。而那些顶尖画家往“海派”篮子里装的企图，最终不免流于“一派独大”，或“派无所系”（略当于程十发先生的“海派无派”论）的尴尬。

因此，脱离特定历史环境和条件，煞费苦心地为“海派绘画”等进行“编制”的努力，基本上是徒劳的。

也许现在，人们心目中的“海派”，和历史上存在过的“海派”，只是有些藕断丝连的关系罢了，更重要的是它代表着一种开放精神和变革气息。站在这个角度上看，所有的“麻烦”和“尴尬”会变得顺理成章一些。当然，收在《海派绘画》里的画家画作也不会让人感到别扭。

海派无派

西坡



边看边聊

在笑声中穿越可怕时代

邵宁

历史是什么样的？漫长的，沉重的，发人深思的？在英国专为儿童编创的戏剧中，竟然是“可怕的”！

粗鲁的收粪便的工人、杀小孩的人贩子、失去丈夫的维多利亚女王、战败的士兵、悲惨的童工、倒塌的大铁桥……不过这些历史片段在舞台上的展示，却伴随着全场无数次开心的笑。

去年在剑桥艺术剧院看这场《可怕的历史·邪恶的维多利亚时代》。《可怕的历史》系列共两出，分别是《恐怖的都铎王朝》和《邪恶的维多利亚时代》，由伯明翰剧团带来的，票价为成人15英镑，儿童12英镑。晚上走进剧场，出乎我们意料，场内居然全满座！原来，10月底11月初正值英国的半学期假，孩子们就在爸爸妈妈的带领下走进了剧院。在只有10万人的剑桥市，人口相当于上海一个街道的地方，竟然有这么小观众来看戏，令人惊讶不已。

戏开演了，两男一女3个现代人来到舞台上，表示要一起演戏，不过人还不够，这时一个旁观的黑人姑娘自告奋勇，愿意加盟，3人决定让她来演维多利亚女王。之后，那个时代的故事一一展开了。

清晨的街上，两名男子推着一辆大车，挨家挨户收马桶，因为当时城市里还没有排放生活污水的管道，每天街道弥漫着臭味；在乡村，农民生活贫困，一个人贩子带走了农妇的婴儿，可竟将孩子扔到了河里，人贩子被处以绞刑；王宫里，胖乎乎的黑人女演员扮演的维多利亚女王引人发笑，丈夫阿尔伯特亲王喝了一杯凉水，染病去世了。女王悲伤地说：下半辈子将一直穿黑色。一位演员旁白：“她将孤独地度过40年！”

全剧共由十来个故事组成，每个故事不过七八分钟，考虑到了孩子们的特点。而所有的角色均由这4个演员扮演，他们时而是剧中人，时而又成为故事的讲述者、评论者，他们用搞笑、讽刺的语言，伴随生动的肢体动作和夸张的表情，“戏说”那个时代，剧场内笑声不断。

戏说归戏说，但基本史实都是准确的。都铎王朝和维多利亚时代是英国历史上很重要的两个时期，正是从都铎王朝开始，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；而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，英国赢得了“日不落帝国”的美名。但是，作者为什么没有将两个时代的伟大和辉煌展示给孩子们看，而偏偏挑选了一些或“恐怖”或“悲惨”的故事来讲述？

让孩子们全面了解历史很重要。一方面，在城市建筑、博物馆、书本上，孩子们都能够感知这两个时代的伟大，而对当时的“阴暗面”却了解不多；另一方面，孩子天生对“可怕、吓人的东西”有兴趣，用独特的视角和喜剧手法表现这些内容，充满创意。而对于维多利亚时代也敢于自嘲，敢于吐槽，也是英国人一种幽默的表现。



接通自重电源

(牛博士对马姐说) 戴逸如文并图

话说某国总统，兴冲冲带了众随从，出席该国首条地铁的开通典礼。总统大人的拇指喜滋滋按下启动按钮。不料，这条钻地龙却是个淡定哥，再按，三按，淡定自若。怪哉。一查，竟然是电缆被切割盗卖了！虚构？不，真实不虚。

是，盗卖电缆之类的怪事我们这儿也时有所闻，但这只是相似的表面浮沫。他们的文明底子原本就薄，加上长期的殖民统治、种族隔离，困难之多不是你所能想象的。而我们不同，若说我们的精神国库是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浩瀚海洋也不为过。问题是有的，一是精华糟粕混杂，需要甄别；二是有些优秀血脉被割断了。怕？不怕。难？当然不易。但只要发心，只要静下心来，把血管一根根耐心接上去，断肢也可再植。

你电脑用得越多，故障难免吧？出故障怎么办？启动自查程序。接下来是什么？对，自我修复。我们中华文明的自我修复功能，是不容小觑的。自我修复成功的关键则是：接通自重电源。

克罗地亚有诸多优美的旅游胜地，首推“十六湖”，其次便是去海边观美景。但我们原来的行程没有去海边城市的计划，于是旅友们让我与导游商议，能否增加新的行程，导游与司机商量并请示公司后说，每人需增加80欧元，去海边城市扎达尔玩半天。我征求大家意见，13个旅友异口同声一致通过。

翌日，我们驱车赶往克罗地亚的西部港口城市——扎达尔，扎达尔是克罗地亚第五大城市，也是东南欧最著名的旅游胜地之一。

车子开了不久，便见眼前的山峦仿佛是一幅精雕细琢的油画，蜿蜒的山峦，起伏的峰谷，好像经画家精心地勾勒，太雄伟了。车行不久，我们便见到了蔚蓝色的大海，那一排排交错的红房子在绿荫中很诱人。大概三个小时后，我们便来到了欧洲人的度假胜地——扎达尔。

扎达尔是一个以捕鱼、海上贸易和围绕海洋生存的城市。我们首先见

到的是一望无际的大海，一些当地人正在海边悠闲地钓鱼，还有一些欧洲女孩在漂亮的海边留影，由于海边有独一无二的海风琴，很多中学生在老师

精致。我很想带几件回家，可购物处的小姐不收欧元，也不能拉卡，她向我表示遗憾。

我们进入市中心的大街小巷，看到了扎达尔市的政府机构，房子外形相当一般，远不如它身旁的教堂瑰伟。小巷子里有许多小店，包括古玩市场。看看标价，不仅比德国便宜许多，也低于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，比如一个蛋筒冰激凌，仅1.5欧元，而在法兰克福要卖2.5欧元，萨格勒布要卖1.5欧元。由于已是中午，大家还未用餐，于是每人一个，暂且充饥吧！

最后来到扎达尔的古城门，那城门上雕有威武的狮子，那门的式样与威尼斯风格很相像，一问，才知道这里曾被意大利人统治过，我们在城门口拍照，发现圣弗朗西斯教堂是一座哥特式的教堂，它是1358年“扎达尔和平条约”的签署地，我们还找到了圣玛丽教堂，这里有罗马风格的钟楼，这是一个名叫齐卡的扎达尔女子个人出资修建的，我走近这座教堂，它正在展出宗教美术作品，门口排队的观众很多呢！

大概下午1点半，我们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古城墙。扎达尔有美丽的海景，古罗马的遗址，还有漂亮的小街与教堂，由于它气候宜人，盛夏24℃，寒冬70℃，因此一直是欧洲度假的最佳选择。

可惜没能在这座优美的城市住几天，如果你也喜欢，下次一起去吧！

去扎达尔度假

曹正文



边看边聊



夜光杯

在朝鲜吃野菜

李星涛

入朝后的餐饮，比我们想象中的要丰富得多。因为我们每日餐桌上的食物不仅有十几样，而且荤素搭配得也完全得体，尤其是一种外貌酷似野辣菜的盐野菜，至今回味起来，依然让我直淌口水。

那野菜的外形颇似油菜，但叶儿比油菜小，边缘像锯齿形状，晕染着淡淡的紫色。朝鲜的导游说，这种野菜喜欢群居在山地松树林中。松树稀疏的地方，野菜的叶儿较厚实，紫色也较浓；松树稠密的地方，野菜长得就单薄些，但茎叶却青嫩得像玉，莹润着碧绿的颜色。惊蛰过

后，松林里的野辣菜正嫩旺，汁液充盈得像要流出来似的，正是腌吃的黄金季节。

这种野菜吃法极其简单，先将其切去根部，洗净，然后分层放入坛中，放一层，撒一层盐，均匀揉搓，直到野菜被搓揉得叶儿蔫软，青幽幽地渗水为止。腌至最后，在菜的表面再少许撒些细盐，放入一把切得薄薄的生姜片，用一小块青石镇压在坛口，便可封坛待用了。三天过后，当坛内的汁水淹没了辣菜，且

上浮了一层白沫，尝一口，有淡淡的酸味，野菜便腌好了。

用此法腌出的野菜，颜色青绿，茎儿淡黄，取出一把，切成寸长，佐以辣椒、蒜叶，油锅里炒出来，香味儿诱得人直咽口水。那菜初入口，有些野菜的青辣味，但细细咀嚼一会，便会浮现出一缕缕油香，后尾还漾有一丝芥菜根的甜味儿。与雪里蕻相比，野菜不仅添了一层特有的自然清香，而且味道辣蓬蓬的，包含有山地狂放尖锐之野性。

只可惜朝鲜的饭店里的厨师不喜欢用少许五花肉切成肉丝，配上红艳艳的朝天椒，与野菜合炒。而且还会做死面饼来就这道货真价实的野菜。



七夕会 美食情怀

今宵灯谜

刘茂业
河内今貌
(围棋手)
昨日谜面:歌坛巨匠(文娱形式)
谜底:大家唱(注:别解为“这个‘大家’是唱歌的”)